

3

大日本教育會館  
五 四 二  
○ 四 一 九  
册 號 架 函

第三卷函號

增訂  
史記評林

四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漢書卷之六十五 佞幸列傳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旨獨其並以誅亡之禍處可為愴

神慎曰樊噲傳高

席捲一創者而歐

又曰籍孺閔孺皆

稱孺恐非名疑佞

幸者之稱孺之為

言少也

秦制置中常侍官

皆銀帶左貂給事

殿省文帝時有趙

談北宮伯大頗見

親幸至於孝武亦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

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

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

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鵝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鵝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

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鵝鷲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鵝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中二三蒼云鷄鵝神鳥也索隱曰化閔籍之屬

也飛光映天者也索隱曰傳脂粉索隱曰傳音付

曾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一 參求館藏

後委用漸大手握  
王爵口卿天憲非  
復掖庭永巷之職  
閭闔房闈之任也  
舉動回山海呼吸  
變霜露阿音曲求  
則光寵三族直情  
午意則參夷五宗  
漢之紀綱大亂矣

註頭郎下有索  
隱曰濯音掉連  
教及九字  
楊慎曰袷衣之中  
也今人製衣猶曰  
袷縫醫家曰袷麻  
人之中梓人曰督  
線室之中也

董份曰文帝作一  
露臺借百金而賞  
賜通不惜十鉅萬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袷衣所幸慎夫  
人今衣不得曳地  
幃帳不得衣袴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  
雖寵幸鄧通必不  
若是之甚史氏之  
言未可盡信也

徐中行曰其富  
如此四字伏後案  
似無要緊實文中  
血脉處

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北宮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擗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

上天顧見其衣袷帶後穿。索隱曰：袷音篤。覺而之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於此。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

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索隱曰：昔音仕。兌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

富？通曰：臣不如陛下富。文帝曰：天下誰最

富？通曰：臣不如陛下富。文帝曰：天下誰最

富？通曰：臣不如陛下富。文帝曰：天下誰最

劉辰翁曰四惜字相應心慙由此怨通矣句洒絕

田汝成曰通死他假之有微詞矣凌約言以帝富之子前公主給之于後而竟不免餓死相也果莫逃已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焉句不否同索隱

句讀已非解又可

茅坤曰非望之寵无辜之禍

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

惜癰惜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

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

物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案漢書稱周

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

文仁恐後人加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

耳案仁字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

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

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東

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

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

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

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太后由

此兼媽徐廣曰兼讀與銜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

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

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

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

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

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

埒者埒埒久之寢與中人亂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

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

係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人亂也  
夏寅曰延年已腐矣曰寢者謂因延年而弟季得與中  
按彌子瑕事見說苑又見韓非列傳  
柯維騏曰史遷傳王孫媽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豈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入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註一本如字下有便也二字滑稽間有便巧二字

劉辰翁曰滑稽者至鄙至乃直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按談言微中二句總為滑稽要領豈太史公思游俠者而不得見故第及於次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也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

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

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鬼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

曾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參長官表

耶不然何於便

給者而有取也  
楊慎曰喜隱者自  
恃其明與智也故  
其入也速于游說  
不然者不足稱也  
按楚世家伍舉  
諷諫莊王亦同  
此語

按作三段看初  
以大鳥喻以朝  
諸縣令數句結  
之中以穰田喻  
以益黃金數句  
結之終以飲酒  
喻以罷長夜之  
飲一句結之總  
是談言微中可  
以解紛焉意思

贅是餘  
刺物也  
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

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欲叙威王好為

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

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

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

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

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

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

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  
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

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操一豚蹄酒一

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

字少耳言豐年收撥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

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

籠也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索隱曰

烏汗音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

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

十萬車馬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  
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

穰一本作穰

茅坤曰次酒醉千  
年以來獨逸

董份曰數者亦甚  
得情

楊慎曰東坡云淳  
于髡言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至於州

問之會男女雜坐  
幾于勦矣而何謂  
之有以吾觀之蓋  
有微意以多方之  
无常知飲酒之非  
我觀變識安而平  
生之嗜亦少衰矣  
是以託于放蕩之  
言而能已蓋正長  
夜之飲世未有窺  
其趣者  
董份曰見樂極則  
飲過過則必傷傷  
故悲故以為諷也

按史通云優孟  
在春秋楚莊王  
時淳于髡在戰  
國齊威王時史  
謂後百餘年誤  
矣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  
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

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講鞞徐廣曰

襲也襲衿也講臂捍也音溝鞞曲也脛音其紀反  
又與蹠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希音卷紀免反謂  
取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觀歡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  
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散反直視貌○索

醜反音前有憶耳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

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  
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

本云留髡羅襦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髡心最  
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置酒髡

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

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



○焦竑曰此傳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予得漢廷熹中碑書是事微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公其子曰優孟嘗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叔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其罪即其子而加封焉上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

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楸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辨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

六畜葬之以龍竈為椁索隱曰自皇覽以龍竈為龍安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齊以薑棗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肩桂

於人腹腸索隱曰自皇覽云火送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

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即為孫叔敖衣

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歲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

餘有丁曰優孟似

實必於潘國下濕墻垣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句日貪吏而可為者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者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彼獨而賞兼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此此傳所善遠甚

教即今優人教演  
狀貌令酷類叔敖  
冀以感動莊王或  
莊王見其滑稽姑  
以為戲而孟因得  
以諷諫至謂真欲  
以為相及歸與婦  
計之言皆涉于妄

王九思曰漢蕭何  
亦云子孫尤今為  
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余有丁曰據呂氏  
春秋則史自別傳  
未必實也

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  
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  
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  
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  
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  
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  
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  
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

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寢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

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

按此下置酒天  
雨一段欲大死  
固一段欲來其  
城一段總歸善  
為笑言合于大  
道一句上又即  
篇首談言微中  
二句意也特換  
文耳  
徐中行曰齊宣  
王好鳥獸魚鼈勝  
于日王之所以處

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之矣今濟與洸闕河濟光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約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入以治之臣請舉荒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畿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入以治之臣請舉孤於是宜王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此正與優旃慶鹿觸寇之說相似

陳仁子曰直載其事談言微中之驗也  
楊慎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

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於左一本作左方

徐中行曰少陵詩所謂投壺郭舍人者即此滑稽而免乳母於徙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二驍驍者自壺躍出以手接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簡竿帶劍狼靈豹尾龍首尤妙者有蓮花驍然則郭舍人蓋不時以言詞幸而且以技術幸者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

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

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

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

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

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蒙高祖六年封子

他孝景六年棄帝國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

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

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養乳母乳母上書曰

滑稽列傳

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  
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  
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  
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  
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而  
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  
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  
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  
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  
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

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

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

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

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

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

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

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  
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

按漢書此傳全而極工

邵晉曰朝何言哉而武帝讀之若是其勤也董生之對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居聽樂則唯恐卧聽樂之意則不知武帝之情蓋是誠然則之意亦非武帝之誅之意也

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茅坤曰：方朔本意

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

許應元曰：以時立論，甚得之。

按楊雄解嘲，唯固實戲皆祖此。

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疆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

茅坤曰方朔立身處

按東方朔修身之言似亦聞道惜其徒為寵榮計耳所以卒流守滑稽

光緒曰滑稽言口給便利應答若流也不第以恢諧為滑稽今摘其一二以補傳晉文即位探策得一群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梁高祖問王侍中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元魏高祖

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岬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櫟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

名子恂愉悅懌  
崔光名子劭勗  
勉高祖曰我兒  
名旁皆有心卿  
兒名旁皆有方  
對曰所謂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  
周武自彈琵琶  
屬梁王蕭歸舞  
因起謝曰陛下  
既親撫五絃臣  
敢不率同百獸  
此雖取捷供奉  
語不妨雅致故  
錄之以附滑稽

茅坤曰方朔終以  
正義自完  
柯維騏曰按東方  
朔事詳漢書雖雜  
詼諧然其諫上林  
苑諫內董偃置酒  
宣室及述孝文恭  
儉以諷淫侈有汲  
長孺之直焉夏侯  
諶嘗贊之曰出不  
休顯入不憂戚維

節邁倫高氣蓋世  
可謂拔乎其萃諸  
氏誤以滑稽目之  
楊維班固於朔亦  
云何哉  
茅坤曰漢書詳而  
工甚  
於吾一本作余  
吾

余有丁曰按東郭  
本名審乘而東郭  
先生則人稱之者  
○黃洪憲曰東郭  
先生與王先生事  
頗相類皆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乎果  
爾則當列之儒林  
不當以滑稽目之  
惜東郭生以方士  
待詔耳

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  
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  
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  
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  
鄒此朔以意  
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  
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齊遠方當來歸義  
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  
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  
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歿時  
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

病歿傳曰鳥之將歿其鳴也哀人之將歿其言  
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  
傳曰子夫之  
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  
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

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渡衛將  
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審乘  
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

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  
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  
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

王維楨曰大將軍用金五百斤而東郭得以拜宦可謂善通巧宦矣

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復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緡徐廣曰音瓜音螺青緡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此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

余有丁曰按附此一段正以見上之幸王夫人而東郭之計誠便也

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歿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入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

按此淳于髡事誤入于此光緒曰此褚少孫補得所未備非誤入附錄

增補通鑑紀事本末政門戚里子那俊臣性滑稽善嘲咏



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韻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日神運石人舟排聯數十隻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良嶽萬歲山命後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崑我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鶯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余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陳江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其尊顯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後臣曰汝可為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相詩字韻後臣口占未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燃斷數莖鬚上大笑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于瞻若在當為絕倒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一 仙苑餘韻

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歿。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

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

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

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

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

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

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

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

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

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

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

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

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

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一 仙苑餘韻 滑稽列傳 三 參天宮 歲

王維慎口王先生  
有益於太守因益  
于已身此求與俱  
初心也

按此當勒入循  
吏傳

董份曰西門豹賢  
令也徒以一時權  
詭而遂列之滑稽  
未當

邵寶曰先是數年  
秦以君甥妻河蓋  
夷俗之漸久矣此  
政父老所苦者巫  
不殺則妖不止然  
曷不先之以教乎  
孟子論殺有所謂  
生道者豹蓋近之  
吾獨怪其術之勝  
耳不然則何媿於  
陳子亢之止殉葬

哉子亢仁術也豹  
術而未仁

伯上一本有河  
字

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  
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  
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  
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  
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歿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  
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三十萬為河伯娶婦  
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  
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媵取洗沐之為治

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

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締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

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

家有好事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

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

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

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幸來告語之吾

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

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

三二一本作二  
三二一本作十

董份曰娶婦本神  
奇之事故投巫亦  
以神奇用之

又曰大巫嫗諸弟  
子及三老等以娶  
婦殺女者不可勝  
計今悉案死亦未  
足快且不能震誠  
惡俗故乘其時而  
投之民乃驚恐雖  
行譎而正者也  
又曰但廷掾豪長  
者乃獨釋留尚未  
盡法耳

董份曰褚先生序  
事每學太史公欲  
恣肆而無法故多  
失之于繁瑣而此  
序西門豹投巫嫗  
等事一時如見蓋  
舊文也  
又曰按西門豹若  
徒沉巫嫗不洩水  
委方有河患娶婦  
之說益行矣鑿渠  
者不獨灌田所以  
洩水去患除害破  
惑也此豹政本

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巴年七十從弟子  
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  
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  
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  
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  
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  
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叢簪頭長五寸  
插在冠前為儀言插筆備禮也磬折

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  
凡十二片樹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  
側傾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  
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  
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  
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  
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  
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  
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  
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  
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  
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

何孟春曰豹以殺止殺其法厲甚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譎殺數人殆於不教之虐矣

余有丁曰按漢書朔傳尚有射覆詠諸等語今術先生所載者絕無安可與孟旃比而東郭先生之自衛將軍王先之語北海太守西門豹之投巫媪誠所謂便計美言賢大夫也何嘗滑稽又何得入滑稽傳耶  
黃震曰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工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諸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

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

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

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

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

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

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

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

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

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

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

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取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終 田中篤實 青木政治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興凌雅 溫陵李光緒 增補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

太上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索隱曰。一本作墨子曰。按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頌日者。傳一遍。

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

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

楊慎曰。司馬季主。所稱引。並老莊之言。

按季主蓋以下  
隱者  
柯維騏曰司馬季  
主傳文雖可誦第  
賦體非傳體也蓋  
沉淪隱逸不得志  
於時者之言亦未  
必出褚小孫也

楊慎曰天新雨道  
少人六字甚有趣  
余有丁曰著此冷  
句略狀光景

趙恒曰日者傳  
傳司馬季主也太  
史公贊論自明不  
曰司馬季主列傳  
而曰日者列傳者  
季主特以日者傳

也亦猶傳郭解不  
曰郭解而曰游俠  
傳傳荆軻等不曰  
荆軻而曰刺客也

按此借日者以  
譏尊官厚祿而  
不忠不才妨賢  
竊位直與高爵  
賜景冠盜等耳  
豈能如日者之  
隱居下筮不求  
寵榮而有禮有  
德哉篇中反覆  
極論雖其忿激  
之詞而亦足以  
風世之會位慕  
祿者

按多言誇嚴五  
句即申上言不  
信二句意總以

子反後姓也季主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  
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相從論  
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上數  
中以觀采索隱曰上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  
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  
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上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  
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  
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  
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

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

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曰吾望先

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

何居之卑何行之汗索隱曰音司馬季主捧腹大

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

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

汗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

誇而莊嚴以得人情

甲汚結之後掃  
除設坐一節反  
應此

按自賢之行也  
至累辱而不愧  
也是自道高賢  
為下文甲汚立  
案

為羞一本作謂  
羞

楊慎曰疵穢皆有  
意

按自公所謂賢  
者至公等是也  
極狀其甲汚緊  
應上文  
註一本無人求  
二字  
王維楨曰語雖涉  
謾罵然曲盡宦情  
矣

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  
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  
恥。故謂之甲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  
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  
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  
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  
人不正，雖賢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  
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  
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甲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貴。穢趨而

言。索隱曰：穢音織。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

枉工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

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許

飾虛功，執空文，以謂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

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

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

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

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

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

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

顧詭曰士之不才如李主所譏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尊用耳今痛斥之專用日者可乎

不能適索隱曰音釋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

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

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

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

正碁徐廣曰式音棊○索隱曰按式即棊也旋轉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筮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

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

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自伏羲作八卦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

文王八卦索隱曰傲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

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

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

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

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

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

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

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

余有丁曰按此指  
擬世情甚切以而  
誇詡上筮未妙



楊慎曰不自知其為誕忽與天地所不足為自解脫計

余有丁曰按此切當談士之情

劉辰翁曰導惑教愚四字似古語有

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  
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  
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上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  
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上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  
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  
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  
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莫大於此矣然欲  
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上者導惑教

味

黃震曰按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于其下若上為彼浪游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比顧乃算計利害自逞得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而宋忠賈誼反屈于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于當世之忿心爾

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  
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  
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  
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  
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  
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  
索隱曰悵音暢噤音音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音音莫郎反禁劉氏音其錦反  
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  
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  
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上而有

按說文云精齋財問下也即詩握粟出下是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此言又言言本 卷一百二十七

五 能列舍痛

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

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上求

不中乃不見奪其精米若為神之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

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

為梁懷王傳王墮馬夢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

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

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

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

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

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

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

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賢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

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

而在傳曰富為上賚次之既賚各各學一伎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

曾丁史記平本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六 修米官裁

張之象曰此段祖  
貨殖傳末段總叙  
之意

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  
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  
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  
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  
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  
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歿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  
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  
美。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青木政治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問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趙恒曰惟日者特為季主故又有龜策傳不然日者即龜策也何又重書哉然事之至微而為之傳者太史公論六家之要道德儒墨名法列傳所紀備矣而陰陽未有傳此日者龜策二傳所以作也董份曰龜策傳闕博精惟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劉知幾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丁龜策異物不類前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入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上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上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葉

按漢書方術論云凡推步卜相醫卜皆技也能以技自顯于世亦惜之天非積習致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泥而非通大方矜以本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

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爻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

趙恒曰龜策傳亦陰陽家言也自叙三王不同龜五帝各異卜然各以决吉凶畧闕其要作龜策列傳太史公論正與叙合所謂要聞其要也又按當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云云百僚蕩恐此武帝時政之大謬者丘子明屬不爲傳而因作龜策以見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傳之變也乃直

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上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徐廣曰揲音達一作達○索隱曰揲灼謂兩手執著分而拗之故云揲策

求之龜上而補以太卜占龜之雜說謬亦甚矣

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

重事者乎周公上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

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上得黃帝之兆左傳

日遇黃帝戰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上

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上而

龜逆左傳曰靈王上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

夫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音火候反詢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

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

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

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

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

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

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白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

而一本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

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表養

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

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

異上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

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上

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

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

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鬼絲。

上有擣著。索隱曰擣音逐。雷反。擣著即藜著。擣古桐字。下有神龜。所

謂伏靈者在鬼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

天清靜無風。以夜捐鬼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

徐廣曰籊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滿。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

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

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

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

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主

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

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

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

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

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

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

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

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

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

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本之作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

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

出一本作處

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

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蚌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蚌當為蛟螿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弁

得其下龜。以上者。自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

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

二十枚。輸太上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

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

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

寶。傳曰。取前足。臠骨穿佩之。徐廣曰臠音乃毛。臠音乃高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

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

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

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

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

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甲子得我

者。匹夫為人君。有上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

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林中者齋

戒以待。譏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藏

中也。譏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譏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

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

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



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歿移牀龜尚生不歿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歿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偃稱王而滅元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元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不佳以韻勝

楊慎曰此篇凡用

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音勑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

曾子已平水 龜策列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龜策列傳

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

素隱曰今昔猶昨夜

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

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

漢正南北

正義曰漢天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

來白雲雍漢萬物盡雷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

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

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

幾何家名誰為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

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

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

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

夜半時舉網得龜

莊子曰得龜圓五尺

使者曰今龜安

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

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

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

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

雲一作雷

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

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

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

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

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

縮頸而卻欲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

不可久雷趨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

倉一本作答

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

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歿國

邪寶曰。宋元王不  
忍於龜。猶齊宣王

不忍於牛也此其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然九江大龜固有所謂之典矣得而弗取宜與大古不相似然納錫之龜猶抱人之牛見聞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而前縮頸而却者異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亾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訛。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

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

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

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

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詞。謠

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

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

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

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

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

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耨

覆種也。說文。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

會丁巳平水 龜策列傳 冬長官表

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疆不至。故曰。田

者不疆。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商賈不

疆。不得其贏。婦女不疆。布帛不精。官御不疆。其

勢不成。大將不疆。卒不使令。侯王不疆。沒世無

名。故云疆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

求於疆。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

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于。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

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

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疆。不過鑄石

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

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

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

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

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

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

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

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

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

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

董份曰此段文古

史記評林卷一百一十龜策列傳

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

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

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日巧教為象郎禮記

曰日巧之室鄭玄曰但用巧日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

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

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

其脰脰音衡脚脰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

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

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矣無容周史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

競活之徐廣曰競一作競索隱曰陰姓競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

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

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

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

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

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涸湯徐廣曰涸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涸

也沸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

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

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

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

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

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

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

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芻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自鬼嘗諫者輒歿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

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亾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再拜

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

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

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理

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

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

日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

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

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

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

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

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

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

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

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盜竈新序曰楚雄渠子

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禹

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盜竈門射法也禹

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

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

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

君於天下辱於二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

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始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

董份曰大補龜策事此後亦有可觀覽者  
程枝曰神龜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脫於鋒刃此太史公作傳本旨其傲世立教之意微矣



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白木長而守門間

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

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

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

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

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

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

歲月日時孤虛 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

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

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

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五而陳之

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五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

曰言為屋不成欠三五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

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

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畱神

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

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

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

一月 中開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 四月首仰

可惜詩亦止用韻擬史記龜策傳則能讀此詩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退之詩王維楨曰按再述此重複甚無謂

吳械曰龜策傳全篇皆韻韓文公元和聖德詩此日足

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橫吉 首俛

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

卜暮昏龜之微也索隱曰微音叫謂微繞不明也不可以上庚

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日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音

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日正義

常月朝清水洗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巳卜不中皆被之

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上徐廣曰一作十

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卵指

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上為卵三持龜以

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索隱曰

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

遞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

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

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

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被去

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被去

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鑽中

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

曰正足徐廣曰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

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

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

放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其

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

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

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脰內外

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脰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

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

不得呈兆首仰足脰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

應不得首仰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其一本作某

人一本作人

脛首仰身首徐廣曰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脛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脛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脛脛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脛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脛外首仰不去自

去即足脛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脛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脛身節有疆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盼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盼有外。

卜追亾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盼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盼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歿不甚者卜

曰瘳不歿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徒官不徒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亾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歿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亾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枉徹。卜病不效。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效。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效。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效。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效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效。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效。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效。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效。繫者不出求財物。

不行一本作不得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三 修齊書



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  
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  
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效  
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  
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  
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效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

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效繫久毋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  
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效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  
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  
不來病久效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效有祟而市買不得居

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歿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歿。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歿。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歿。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歿。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

盼以上病病甚不效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  
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再霽  
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效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  
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歿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效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不出不吉病者歿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  
得病者久不效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病  
不效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余有丁日凡言此  
者必當有象而

際之以此詞今無  
象特存其占耳

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歿環起。繫留母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歿。數起。繫禍  
罪。聞言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歿。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歿。繫母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歿難起。繫留母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歿。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歿。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歿。難起。繫  
留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愉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歿。  
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卜日不歿其一日乃歿。

此橫吉上柱足盼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歿其一日乃歿。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歿卜輕失大一日不歿。

首仰足盼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燕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盼者生足開者歿行者足開至足盼者不

至行者足盼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盼者不得繫者足盼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歿者內高而外下也。

歸有光曰此雖褚先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卜之舊但似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雷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曾丁巳巳平水 龜策列傳 三三 參長官裁




